



MINGREN
AIQING
GUSHI

周鼎安 严瑞志编著

名人爱情故事

江西人民出版社



名人爱情故事



周鼎安 严瑞志 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南昌

名人爱情故事

周鼎安 严瑞志 编著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南昌市第四通路铁道东路)

发行：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刷：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192 千字

1983 年 5 月第 1 版

198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0

书 号：10110·266

定 价：0.78 元

目 录

小 引	(1)
爱情典范 (马克思)	(8)
难忘的爱 (恩格斯)	(11)
“流放”夫妇 (列宁)	(15)
“我失骄杨” (毛泽东)	(18)
爱的源泉 (倍倍尔)	(22)
革命夫妻 (蔡特金)	(25)
誓约终身 (孙中山)	(30)
相敬如宾 (李大钊)	(34)
“向蔡同盟” (蔡和森)	(38)
战友情深 (任弼时)	(40)
风雨同舟 (叶挺)	(44)
“得趣”革命 (彭湃)	(47)
“痴郎”之爱 (恽代英)	(52)
狱中情书 (王若飞)	(56)
破怒为笑 (左权)	(60)
心心相印 (夏明翰)	(64)
“青鸟”恋歌 (彭雪枫)	(68)

并蒂红莲	(陈觉)	(72)
革命家庭	(陶承)	(76)
前赴后继	(江竹筠)	(81)
笑洒热血	(王孝和)	(85)
师生情爱	(鲁迅)	(90)
巧成婚姻	(老舍)	(94)
没嫁错人	(李四光)	(98)
歌咏招亲	(冼星海)	(102)
一见钟情	(罗蒙诺索夫)	(105)
忠于爱情	(车尔尼雪夫斯基)	(109)
“速记”姻缘	(陀思妥耶夫斯基)	(111)
互敬互爱	(布特列罗夫)	(115)
赤裸的心	(巴斯德)	(118)
夫谦妇让	(拉瓦锡)	(121)
美满姻缘	(都德)	(124)
爱须谦恭	(拉法格)	(127)
耐心等待	(赫胥黎)	(130)
爱情戏剧	(萧伯纳)	(133)
科凤求凰	(开耳芬)	(136)
黑白之恋	(贝利)	(139)
深沉的爱	(卓别林)	(141)
志同道合	(罗伯逊)	(144)
情投意合	(奥斯特瓦尔德)	(147)
孔明择妇	(诸葛亮)	(149)

刑场婚礼	(周文雍)	(151)
壮烈的爱	(林觉民)	(154)
英雄儿女	(张朝燮)	(157)
为了艺术	(梅兰芳)	(161)
爱情的诗	(马雅可夫斯基)	(163)
“黄昏”之歌	(萧邦)	(166)
花红果硕	(居里夫人)	(169)
白头偕老	(法拉第)	(173)
扫除障碍	(黑格尔)	(175)
夫妻同乐	(梅耶贝尔)	(178)
失恋以后	(贝多芬)	(180)
贫贱相依	(莫扎特)	(183)
爱情童话	(安徒生)	(189)
误了时机	(牛顿)	(192)
为了“星星”	(布拉赫)	(194)
没有时间	(道尔顿)	(197)
忘了新娘	(爱迪生)	(199)
生死难忘	(白求恩)	(202)
成功之谜	(邵尔斯)	(207)
终生余恨	(陆游)	(212)
泣血瀛台	(光绪帝)	(214)
不幸之爱	(普希金)	(218)
爱的苦乐	(列夫·托尔斯泰)	(222)

倒霉婚姻	(柴可夫斯基)	(225)
爱的力量	(门捷列夫)	(228)
悲剧同演	(莫里哀)	(230)
“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	(233)
二遇双悲	(海克尔)	(236)
择妻不当	(开普勒)	(240)
自我写照	(歌德)	(243)
有始无终	(费雯丽)	(247)
患难夫妻	(李清照)	(249)
有始有终	(朱元璋)	(252)
新的生活	(溥仪)	(256)
爱之欲生	(邹韬奋)	(260)
“丽达”其人	(纳尔吉斯)	(263)
月亮妻子	(契诃夫)	(265)
生死与共	(米勒)	(269)
谎言毁爱	(莫泊桑)	(272)
恋爱诉讼	(舒曼)	(275)
特殊伴侣	(哥白尼)	(278)
婚葬同仪	(舍勒)	(281)
爱的抚慰	(康斯特布尔)	(284)
如此幸福	(达尔文)	(286)
三次求婚	(勃朗宁)	(288)
千里姻缘	(罗曼·罗兰)	(291)
再婚之谜	(爱因斯坦)	(293)

小 引

爱情，这是两个闪光的字眼、甜蜜的字眼、幸福的字眼，谁见了不激动心弦，并努力去寻找和获取它呢！

爱情，这是光明正大的事，甜蜜的事，人类固有的事，只要人类存在，它就永远不会中断，不会休止。

青年时期，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也是爱情萌芽、爆发和燃烧的时期。它萌芽得好，可以长成参天大树；它爆发得好，可以摧毁旧物，创造惊人的奇迹；它燃烧得好，可以产生热能，造福于己，也造福于人。否则，它也可以焚烧自己和他人，甚至把人推上犯罪的道路，或者不是过早夭亡，就是提前衰竭，总之，给人带来痛苦与不幸。

所以，爱情绝非儿戏，不是感情的随意的放纵，也不是神秘莫测的怪物。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严肃的课题之一。换言之，怎样恋爱才可以获得真正的爱情，什么样的爱情才能带来人生的幸福，是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在拨动他的最初的情弦的时候应当明白的。

对恋爱的指导和培养，当然不应当只是理论上的阐明，也要有引人入胜的实在的故事，后者虽不如前者的深刻、明

了和系统，但是，因为它是实际发生的事实，所以更能启发感染人，其借鉴与教育的效果往往也就更大。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和认识，我们编写了这本小书。

这里收集的古今中外近百位名人的爱情和婚姻家庭方面的故事，是爱情的一面镜子，人们是可以由此照出自己的恋爱的光明道路的。

但我们感到不足和惶恐的是，由于水平有限，资料收集得不多，所以，在许多方面还存在有不足的地方，希望热情的读者给予批评与指教。

周鼎安 严瑞志

一九八一年七月于长沙

爱情典范

——马克思与燕妮

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末这位女性就是她。

——马克思

订 婚

在德国西部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摩塞尔河，它穿山越谷，奔腾一泻汇入著名的莱茵河。在摩塞尔河中段拐弯处，有一座古老的小城，地图上标作“特里尔”，中文也有译为“特列尔”的，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诞生地，也是燕妮生长的地方。

两家父母的友谊，使马克思、小燕妮从小就经常生活在一起。他们两家靠得很近，燕妮家的藏书很丰富，马克思因此成了燕妮家的小常客。

一八三五年八月里，燕妮的弟弟埃德加和马克思在特列尔的一所中学里毕业了。学校里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马克思和燕妮两家人都去了，当燕妮和马克思单独在一起时，她怀着喜悦的心情，紧紧地握住马克思的手。

“祝贺您，卡尔！”燕妮热情地说。

马克思紧紧地攥住燕妮的纤细的手指，眼里闪着幸福的光芒。二十二岁的燕妮这时已被父母亲引进社交界，她出脱得

那么俏丽，在整个特列尔算是独一无二的美人了。年轻的卡尔·马克思从小就对燕妮怀有特殊的感情，现在这种感情更强烈了。不过，他一下子还不能说出来就是。

“为了祝贺埃德加……和您中学毕业，后天我们要举行晚会，您来参加好吗？”燕妮问道。

“那太好了，谢谢，我一定参加。”马克思兴奋地回答说。

晚会在燕妮家举行了。马克思这天穿着一身新做的制服，虽然显得有些羞涩，但不卑不亢，内心里充满了对生活和未来的美好向往。在不久以前的毕业考试里，他曾在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一文中，写出了自己内心的话：

“历史认为那些专为公共谋福利从而自己也高尚起来的人物是伟大的。经验证明，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的人，他本身也是最幸福的……”

“如果我们选择一种能够对人类作最大贡献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感到负担太重，因为这是为一切人而牺牲；到那时候，我所得到的将不是微小的、可怜的自私的快乐，我们的幸福属于亿万人民。我们的事业是默默无闻的，然而，它却是经常不断起作用的，而在我们的遗骸上，将会洒下崇高人们的热情眼泪。”

马克思怀着这样一种崇高的思想，跨出了中学的大门，在他将要走向新的生活时，他和燕妮的关系也在经历着一个新的变化。

第一次是在燕妮家举行的这个晚会上。那天，他们一群

年轻人在做游戏，卡尔蒙上眼睛去追燕妮，他追不上，干脆把遮眼的手帕去掉，去追赶往花园里跑的燕妮。

“燕妮，我认输了，追不上了。”马克思喘着气说。

燕妮停了下来，回头望着马克思。他们一同边走边谈，相互交换着心里的想法。马克思向燕妮倾诉了他的理想。燕妮温情脉脉地凝视着马克思，最后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突然说道：

“我愿意做您各方面永远可以信任的忠实的朋友，我愿意看到您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伟人。”

马克思的心里象吃了蜜一样的甜。但这还只是一种友谊。不过，在第二次，这个深厚的自小建立起来的友谊，很快地发展成为纯洁的爱情，最后，两个人私自订了婚。

热 恋

一八三五年秋天，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学习。在第一个学年结束后，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回到了特列尔。在姐姐索菲亚的帮助和安排下，他和燕妮单独在一起倾吐了长久的相思。马克思向燕妮求爱，燕妮毫不犹豫地应允了。

马克思回到家里，压抑不住的幸福和甜蜜，从他的眼睛和脸上溢流出来，父亲一看儿子的奇异的神情，立刻知道儿子发生了什么事。他把马克思叫到自己跟前，盘问马克思，儿子毫不隐讳地说出了他的秘密：

“我们不仅是友谊，爸爸，而且还产生了爱情。”

“别说了，”老马克思既高兴又担心，他告诫儿子说，

“封·威斯特华伦小姐是一个出身特别好的人，加上她比你大四岁：你刚满十八岁。婚姻有不可破坏的义务，谁能担保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不变心呢？你会毁灭一个特别好的姑娘的一生。在你这个年龄，爱情就象一把稻草，烧得急，灭得快。谁知道，是崇高的情感还是浮士德式的情感使你心醉呢。”

实际上，老马克思的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不过，马克思此后对燕妮的爱恋之情，的确象火一样炽烈地燃烧起来，他在大学（先在波恩大学，后转入柏林大学）里，无时不在思恋着远在故乡的心上人。他几乎每天都给未婚妻写信，有时一天甚至要写几封。他收集了许多情歌，也写了许多情诗，抄录在一个华丽的八开本的纪念册上，献给他的燕妮——

我永生不能将你遗忘。

咱俩永远对对双双。

你在我的心中，

心中，心中，

就象玫瑰长在枝上。

燕妮！我可以大胆肯定，

我们相爱着，心换了心，

炽热的心啊在一块跳动，

它们的浪潮奔腾汹涌。

燕妮收到马克思的信和诗歌集（是通过马克思父亲和索

菲亚转交的)后,心情也很激动。但她和马克思的婚约是秘密进行的,除了马克思的父亲和姐姐,其他人——特别是燕妮的父母兄弟都还不知道。所以,这时间她还不能写信给马克思。直到一八三七年十月间正式宣布了她俩的婚约,两个人才得以直接表达内心火热的爱情。燕妮为了争取这一婚约的正式宣布,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痛苦和斗争。因为她家里人,特别是她的哥哥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但他们拗不过燕妮,只好依从了她。

相思是幸福,更多的却是痛苦。马克思在大学里思恋着燕妮,燕妮在家乡怀念着马克思,虽有“青鸟”殷勤探看,毕竟比不上在一起那样踏实。但是,为了学习,将来更好地做一个有为的人,马克思不得不压抑着炽烈的感情,燕妮也经常鼓励和安慰未婚夫。

在马克思学习期间,他的父亲不幸病故了。马克思回家奔丧,才得以与燕妮相会。有一天,马克思来到燕妮家,当只有他俩单独留在房间里时,马克思伸出两手,向燕妮走近了。燕妮犹疑不决地、本能地退开,但是,急切而又执拗的马克思紧紧地拥抱住了燕妮。燕妮也觉得再没必要折磨自己的感情了,立刻报以热烈的甜蜜的亲吻。然后,两人安静下来,共同读起莎士比亚的名著——《柔蜜欧与幽丽叶》(也译作《罗密欧与朱丽叶》)。马克思念道:

柔蜜欧:就让我这样不满足地走么?

幽丽叶:你还要怎么满足呢?

柔蜜欧:把你的盟誓换了我的。

幽丽叶：没有等你要，我已经给过你了，可是如果能再给，我还是情愿。

柔蜜欧：你会不会有一天收回？如果会，为甚么？

燕妮调皮地从马克思手里抢过了书，朗诵了幽丽叶的一段对话：

那就为了再多多地给！

我的恩情象海那样无边，

爱也象海那样深：我给的越多，

自己越有，因为两样都是取不尽的……

婚 礼

一八四三年六月十九日，在燕妮和她母亲的住地克罗茨纳赫浴场的一间房子里，马克思与燕妮举行了婚礼。

没有贵族惯有的礼仪，不讲通常应有的排场，一切都按照两个新人的意愿，婚礼特别简朴、大方。马克思早已大学毕业，开始踏上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道路。这是一条光明的，然而又是布满荆棘的崎岖大道。从此以后，这一对夫妻携手并进，开始了漫长而和谐的攀登。恩格斯后来赞美燕妮说：

“她不仅和丈夫共患难、同辛苦、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情积极投身其中。”

事实确是这样。马克思和燕妮结婚以后，在美丽的莱茵

河畔作了短期的蜜月旅行，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旋即开始了革命的流亡生活。直到他们先后逝世，贫困一直象影子一样，伴随着他们。这种贫困所带来的痛苦，是难以言说的，但是没有把他们压垮。“痛苦可以锻炼一个人，而爱则给我们以支持。”燕妮的这句话，是他们生活的最生动最真实的概括。

在燕妮和马克思结合以前，当燕妮家里到处为燕妮寻找门当户对的女婿时，一位女作家会见了燕妮。这位女作家看到燕妮那么漂亮，家庭那样富有，追求她的男子那么多，而燕妮却单单挑中了比她小四岁的马克思，并且矢志不渝地爱着他，不管未来的生活何等艰难莫测，她的献身于马克思的决心竟然那样明确和坚定，女作家也深受感动，不过，她很不理解燕妮的思想和感情。因此，她在后来要求燕妮谈谈她对婚姻与爱情的看法时，燕妮坦率地回答说：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用牺牲自己来燃起我的爱人的衰退了的才华，我不是这样理想的人物。象诗人什吉赫利兹那样优柔寡断的人是我最不愿想象的。这种人做不出伟大事业。然而我的卡尔，他的忧愁和快乐，同样也是我的忧愁和快乐。他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他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我既把自己献身于他，我就相信他，相信我们目标的一致，要不然我为什么献身于他而不献身于另一个人呢？精神没有结合，身体就不可能结合。要知道我们不是牲畜，我们是人，是有缺点的但是力求日臻完美的人。所以说婚姻对于我是圣礼，是一件伟大而完全人道的事。婚姻就是爱情。”

献身于马克思，也就是献身于革命，献身于马克思主

义。在这一点上，燕妮不愧是马克思夫人，她所选择的爱人以及她与这个伟人的爱情，受到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崇敬。在他们逝世后，人们把他们夫妇两个合葬在英国伦敦郊区的海格特公墓里。到那里瞻仰的人，不仅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乃至千秋万代，都会是络绎不绝的。

参考资料：

① 伽·谢列布里雅柯娃著《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翻译出版，一九五九年版。

② 石仲泉《马克思与燕妮》，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③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

④ 弗·梅林著《马克思传》（上），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